

甲子

學		經
卷冊	號記	號冊
二 二	一	一
學校	縣中	滋賀

号

論語日講解義

先進  
顏淵

五

123.83
256
Vol. 5

日講四書解義卷之八

論語

下之一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此一章書。是孔子思復古以維世也。孔子曰。先王緣人情而制禮。宣至和而作樂。是二者誠不可斯須去身也。但世運不同。習尚亦異。至今日而寢非矣。如先進之於禮樂。文質適

中。今但見其簡朴。而以爲野人也。後進之於禮樂。文過乎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也。以俗尚觀之。孰不喜爲君子。以求觀美哉。吾則不然。如用禮樂以治身。則思斂華而就實。如用禮樂以治人。則思去靡以還淳。寧從先進而冒野人之名耳。是知移風易俗。繫乎一人。庸衆雖安于習俗。君子貴求其當然。觀孔子從先進之意。其卽帝王議道自己之法與。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此一章書見聖門之多才也。昔孔子應楚昭王之聘。陳蔡二國忌楚國之大。因阻孔子之行。于是受厄于陳蔡之間。其後孔子歸魯。追思往事而歎曰。吾門之弟子。從我者多矣。當陳蔡之厄。猶濟濟也。至于今。或隱或顯。或存或沒。皆不及吾門也。夫患難適得相隨。而閔

居反致離索。聚散不常。寧不關情耶。門人因孔子之思而記之曰。夫子之所謂從於陳蔡者。何人也哉。其姓字猶可識也。其造詣更可觀也。有得于己而謹于身者。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是。有能立言而善答述者。曰言語。宰我。子貢是。有通國政而練庶務者。曰政事。冉有。季路是。有風雅可觀而聞見博洽者。曰文學。子游子夏是。此皆從夫子于陳蔡者。其人其品。各擅其長。宜夫子之不忍忘也。觀門人四科之言。而孔子造就人才之法。可見矣。卽朝廷因材器使之道。亦從可知矣。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此一章書是孔子深喜斯道之得人也。孔子曰。學者于論辨之際。探求不已。不但自益而更足以益人。而回則不然。蓋人必疑而後有所問問。而後有所發。疑問相長。而後有所助。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所言無不默契于心。怡然神解。蓋無所不說。而又安得有所助哉。

雖然此可爲顏淵言也。至于學者宜日事于博學切問。聖賢之旨非辨晰不精。天下之務非考究不明。默識心通豈易言哉。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閔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一章書是孔子贊閔子之純孝也。孔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而孝行以取信于人者爲真。以今觀之。孝哉閔子騫乎。天下之以孝名者。或易得之於父母昆弟。而不能得之於人。又或易必之於人。而反不能必之於父母昆弟。處順處逆。非純孝者不能盡也。今閔子之孝。父母昆弟稱之。人亦稱之。內外之閔。無閔言者。其孝友之實積于中。而著于外也。如此。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孝爲大。宜孔子深贊閔子以風世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此一章書見孔子謹言之教也。詩經大雅抑之篇有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此深于謹言之旨也。南容每常三復

白圭念茲不忘其用心加于人矣。孔子於是  
以兄之女妻之。夫愛其女而擇謹厚之士。則  
言之當謹爲何如耶。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此一章書見好學之人。不易得也。魯大夫季  
康子問弟子之中孰爲真好學者。孔子對曰。  
吾門有顏回者真好學人也。使天假之年。其  
所優人當不可量。而不幸其命之不永也。今

則亡。是人矣。夫人之爲學。當世既不可及。身  
後不復再見。寧不動人深長思哉。宜孔子之  
致愴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  
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  
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之愛回以義也。昔顏回死。  
其父顏路以家貧不能具葬。乃請孔子所乘  
之車。賣以爲椁。意欲從厚以安賢子也。孔子

曰。人之子。雖有才不才之分。而以父視之。未嘗有異。亦各言其子也。昔吾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賣車而徒行。以爲之槨。此何故也。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今豈可爲回而舍車乎。蓋顏淵一生安貧樂道。死生一致。雖無槨。何傷。惟孔子知之深。故不以薄葬爲嫌。非吝于一車也。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此一章書。是孔子悼道之無傳也。昔顏淵死。

孔子傷悼之曰。天之生回。斯道有賴。亦予之大幸也。而不意其遽死也。噫。天喪予。天喪予。天豈獨喪回也哉。予誠不能釋然於天道矣。孔子上接文王之傳。則曰天將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予。然則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此一章書。見孔子哀之發而中節也。昔顏淵

死。孔子傷悼之極。於是哭之慟。從者勸止之。曰。哀傷有節。子之哭回。可謂慟矣。孔子曰。予之哭回。有慟乎。予不自覺也。雖然。哀可節也。至于回。而有不能自己者矣。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哉。慟者一時。而傷者無窮。孔子之爲道。惜人如此。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以循理責門人。正所以愛回之深也。昔顏淵死。門人以其爲大賢也。而欲厚葬之。孔子止之曰。回之爲人。正無須於厚葬也。於理不可。門人終以爲不厚。不足以寵異顏回。於是厚葬之。孔子歎曰。回之平日。視予猶父也。予乃今不得視回猶子也。使回不安于身後。予亦何以自安哉。然此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二三子之心。大異于回之心。如此。愈令人思回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此一章書是孔子戒人務遠之心也。季路問鬼神者，人之所當事，其道當何如？孔子曰：可見者人，不可見者鬼神，未能事人而得其歡心，焉能事鬼而冀其來格乎？季路又問：死者人之所必有，其道爲何如？孔子曰：難窮者生，不必究者死，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可見人鬼總是一道理，死生

原屬一理。惟務力于平實之處，則知明卽以通幽，而全生卽以全歸，豈可舍近求遠而驚營于幽杳難知之城哉。

閔子侍側，聞聞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此一章書是門人記諸賢之氣象也。門人謂昔夫子在坐而閔子侍側，則見其外和內剛；聞聞如也；至于子路則見其果敢發越，行行如也；冉有、子貢則見其端嚴正直，侃侃如也。

觀四子之氣象。卽以知四子之造詣。斯道有入。斯世有賴。維時夫子若有欣欣然不自禁其樂者。然四子之中。唯子路過于剛強。非終吉之道。故夫子亦嘗警之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此不過據理而論。欲子路之損過以就中也。而不意子路之終不能也。可惜矣夫。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此一章書見聖賢維魯之心也。昔魯有長府。其來舊矣。一旦欲改作而更新之。此乃變制之漸。亦聚利之萌也。閔子騫婉言以止之曰。天下事。創作者難爲功。完舊者易爲力。彼長府雖久。未至大壞。因其舊制。稍加修葺。何爲不可。何必改作而爲勞費之事乎。孔子聞而贊之曰。夫人不輕于言者也。惟其不輕于言。故一言而關生民之大計。動當事之深思。言必有中。可謂仁人之言哉。大抵勞民傷財之事。所損雖在一時。而變歷代之規模。啓聚斂

之苛法。關繫正自不小。閔子不極言其弊。所以婉而易入。孔子復稱說其美。愈令聞者知愧。聖賢之愛魯民。正其深于愛魯君臣也。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作人之法也。孔子曰。聲音之道通于性情。瑟雖一藝也。而平日所養皆可立見。由之鼓瑟若直任氣質。無一涵養者。然奚爲於丘之門乎。此蓋欲由自警省而進

於沉潛也。乃門人不知。遂不敬子路。孔子曉之曰。二三子。何遽輕由耶。據今日之由。可謂升堂而登高明之地矣。特未入室而造于精微之域耳。使由能自勉。寧有限量。而二三子之輕由何耶。可見學問無窮。自足者固非。而輕人者更非。孔子此言。不但造由亦所以造門人矣。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此一章書見孔子以中道約人也。聖門弟子有顓孫師與卜商二人者。雖俱稱為賢。而所造各有不同。故子貢偶舉以問曰。師與商也孰爲勝乎。孔子曰。師也。才高意廣。往往至于太過。商也篤信謹守。往往失于不及。二人所造如此。觀其所造而賢不賢可知也。子貢不達其義。乃問曰。天下之事。未有不以過爲勝。以不及爲不勝者。商旣不及。然則師已愈于商。與。孔子曰。學問之道。貴適乎中。不及者固失之卑陋。而太過者亦失之誇張。其非中道正自等耳。安見其爲愈哉。蓋無過不及之謂中。使學者各省其所有餘。勉其所不足。庶幾斯道之有賴也。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此一章書是孔子正黨惡之罪。以警權臣也。昔周公以叔父之尊。兼安定之功。分封魯國。其富宜也。季氏魯大夫耳。而乃富于周公。其

攘公害民之事。可忍言哉。冉有以聖門之高弟。而爲季氏之家臣。自宜救正其過。上全國體。下安民命。斯爲盡忠之道也。乃不能以道事主。而爲之聚斂。而增益其富。其不義甚矣。孔子絕之曰。吾之門。以致君澤民爲教。而求乃以黨惡害民爲悅。殆非吾徒也。此而不聲其罪。則不肖之徒。亦何所不至哉。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可見聖人惡惡必先絕。其黨在冉有。不過欲邀季氏之歡心。而不知難逃于聖門之公論。使小子傳之。而共懼。卽季氏亦聞之。而知警。真仁人之心哉。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此一章書。是示人宜進學以化氣質之偏也。孔子嘗評論及門之才質。謂凡人氣質不能無偏。而皆不妨于進道。特患不能自知其偏。則無以施轉移之功耳。卽如柴也。謹厚有餘。而明智不足。可謂曰愚。參也。資稟遲鈍。而警敏不逮。可謂曰魯。師也。容止可觀。而少誠實。

惻怛之意。是之謂辟由也。粗直自遂而少溫潤和雅之文。是之謂諲。使此四子者。各率其性。與庸俗人何以異。而不知能進之以學。則皆任道之器也。蓋四子得聖人而師之。知其偏之所在。或克之以學問。或文之以禮樂。俱不失爲大賢。然則人亦貴自勉耳。豈可以資氣之偏駁自諉哉。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此一章書是孔子稱人所長。以進其所不足也。孔子曰。吾門之有回。賜。其聰識未嘗不相近也。而中實有不同者焉。回也。以明睿之姿。務深潛之學。其於道也。殆庶幾乎。但見其陋巷食貧。屢至空匱。而處之泰然。何其澹忘若此也。若夫賜。則不聽受貧富之命。而務生財。以致富焉。較之安貧樂道者。爲何如乎。然其才識明敏。凡所億度。每每切中。實有過于人者。倘由此而克之。其進于回。何難乎。此可見

氣質偏雜者。不可以自畫。而賦資明達者。尤不可以自炫。使子貢而不聞聖人之教。則安知不終以貨利遺譏。而小慧自誤耶。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此一章書。是孔子論生質之美。而進之以學也。子張問于孔子曰。天下之人品不一。而獨有所謂善人者。其道爲何如。孔子曰。凡人之囿於氣質者多矣。卽或有志向上。亦必循途守轍。而後可以合道。惟善人。不拘聖人之成

法。而自無偏雜之患。殆不踐迹者。然每自任其性情之本然。未嘗加以深造之功。而亦不入于室。合而觀之。而善人之爲善人。可知矣。蓋生質之美。不可易得。亦不可盡恃。况有聖人之基。而能不以學問自限。其優入也不更易乎。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此一章書。是孔子示人考行之法也。孔子曰。人之情。僞不可見。所可見者。容貌詞氣之間。

而已。然容貌詞氣。有一見而卽決者。更有屢見而未易測者。若專以論之。篤實似乎有德。而卽許與之。則安知其爲表裏如一之君子者乎。亦安知其爲外篤而內不篤之色莊者乎。雖君子待人。以忠厚之道。而倘爲色莊所欺。則迎合之弊。自我開之矣。甚矣。容貌詞氣。不可以定人品也。所以古帝王取人之法。旣觀敷奏之言。尤詳明試之功。然後賜之車服。申之考績。不遽以知人自在。所以無失入之

譏也。宋文味也。餘報德于公。西華言只。子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此一章書是孔子因人施教之意也。昔孔門弟子。有子路者。嘗有聞而患未之能行。因問曰。人之于道。以能行爲貴。自今一有所聞。卽



當勇往行之乎。孔子曰。聞善固當勇爲。然父兄在上。必須酌于義理。審于時勢。有不敢不稟命者。奈何可率意而行之也。又弟子有冉有者。嘗悅道而患力之不足。因問曰。人之求道。力行甚難。自今若有所聞。卽宜罷勉行之乎。孔子曰。行善不宜推諉。一有所聞。卽宜去其因循。鼓其志氣。有不可不勤敏者。豈可不篤實行之也。此孔子因人施教。妙于裁成。在人或未之知也。維時弟子公西華者。見二子

問同而答異。不能無惑。因問曰。爲學者皆有定向。施教者自無異同。由之問聞斯行諸。無異于求之問也。而夫子則告以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無異于由之問也。而夫子則告以聞斯行之。所問同而所答異。此赤之不能無惑也。孔子曰。子知二子之問同。亦知二子之材異乎。求之資稟過于柔。柔則凡事畏縮。不有前進。故告以聞斯行之。蓋使勇往力行。以變其怯懦之習。乃因其不及而進之也。

由之資稟過于剛。剛則凡事銳進無所取裁。故告以有父兄在。蓋使安分循理。不流于妄動之失。乃因其過而退之也。或進或退。總因其人而成就之。而又何疑乎。總之聖人教人。不欲其過。不欲其不及。惟使之合乎中道而止。故無人不<sub>下</sub>在其陶鑄之中。此所以爲萬世之師也與。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此一章書見聖賢遇變而惟以道自信也。昔孔子爲匡人所圍。倉卒遇難。顏淵偶失在後。其時匡人肆惡。在孔子自不能無慮焉。及其遇也。乃不勝其喜。而謂之曰。吾與汝相失。以汝被圍而死矣。今幸在耶。顏淵對曰。回于夫子。身雖二而道則一。今也道未墜地。文旣在。茲匡人自不得害夫子。是夫子在也。夫子旣在。則回亦以道爲重。豈敢輕于赴鬪以死乎。可見聖賢以道義自重。雖死生在前。審處不

苟而况區區進退得失之故耶。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此一章書見孔子沮僭竊扶綱常之深心也季子然是季氏子弟昔仲由冉求爲季氏家臣季子然問于孔子曰夫子之門人若仲由冉求者其人品才識可謂大臣與以陪臣而

擬大臣其僭甚矣孔子答之曰吾以子之問我必有非常之人與非常之事今乃以由求爲問亦非我之所望于子者矣且子以由求爲大臣豈知大臣者耶蓋所謂大臣者大以道耳凡事皆以道佐其君與百職事之承順奔走者迥乎不同如君之行合于道則爲之贊助以成其美如君之行不合于道則爲之匡救以補其闕務期引君于道而後已如是人而信用之則上而成就君德下而利濟斯

民一德一心。可以復唐虞三代之盛。使不加信用而見有不可也。亦唯抱道而退。必不在道以爲身辱也。大臣之爲大臣。固如此。今由與求也。同爲家臣。止可謂從政之具臣而已。豈大臣之比乎。此孔子抑二子。正所以折季氏也。乃子然又問曰。二子旣非大臣。則凡行事之際。亦唯唯聽命而無所可否。與孔子答曰。由求雖不知大臣之道。然名分所在。則彼皆知之。使安常處順。彼從之可也。若不顧義理而犯天下之首惡。吾見其灼有定見。確有定守。必不黨同以從人也。蓋季氏素有不臣之心。欲二子從己。以助亂。故孔子陰折之。此僭竊之萌。所以潛消。而綱常之大。昭然而不可掩也。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此一章書見學乃爲政之本也。子羔姓高名

柴孔子弟子。昔費邑屢叛難治。子路曾爲季氏家臣。因薦子羔爲費邑之宰。以子羔爲人質朴。可鎮服以弭其亂也。不知子羔質雖美。而未嘗學問。將內則妨于修己。外則妨于治人。愛之適所以害之也。故孔子曰。賊夫人之子。是深責子路之妄舉也。而子路不悟。乃強辭以應曰。費之中有民人焉。可以治。有社稷焉。可以事。治之而求所以治之理。事之而盡所以事之道。此卽學之大者。何必拘拘焉。從事誦讀。然後謂之學哉。子路此言。蓋與孔子之意左矣。故孔子責之曰。凡人不論理之是非。情之當否。但以口辨取勝。是我素所深惡。而痛絕者也。今由也。不揆義理。而惟以口禦入。可無從而自省乎。古者學古入官。必先從事於學。而後于修齊治平之理。持之有本。而施之有漸。有天下國家之責者。誠不可不以典學爲要務也。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

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此一章書是見聖賢用世必先考志也。曾皙名點是曾參之父。昔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于孔子之側。孔子欲觀其志，乃謂之曰：人或拘于少長之分而不罄其所懷，故欲內考其心，不可得也。今我與爾雖有少日之長，但有懷必吐，毋以我長而不言也。且爾等平居自念則曰：吾之才識可爲世用，但人莫知

耳。如或有人知爾而用之，其將何所挾持以副其知耶。此孔子欲觀諸賢之志而裁成之也。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此一節書是子路之言志也。時子路一聞孔子之言，遂不復退讓，輕遽而對曰：今有千乘之國，兵賦繁多，且管攝乎大國之間，動多掣

肘加之以師旅。而調發不寧。因之以饑饉。而荒歉不足。此固時勢之難爲者也。使由也當此而爲之。外禦強隣。內養百姓。修政教。勤訓練。比及三年之久。可以使民有勇。而且知親上。死長之方焉。是則由之志也。孔子聞而哂之。非哂其志之小。乃哂其言之輕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此一節書是冉有之言志也。當子路旣對之

後。于是問求爾之志何如。冉求對曰。以求之志。不敢任千乘之國也。但方六七十里之小國。或五六十里之尤小者。使求也處此而爲之。制田里。教樹畜。輕徭薄賦。開源節流。比及三年之久。則仰事俯育。有其資。水旱凶荒。有其備。可使家給人足。無凍餒之虞焉。如此者。亦但能使民不匱耳。至若民性易侈。有禮以節之。民心易漓。有樂以和之。則俟夫才德兼全之君子。非求之所能也。其言詞謙退。有如

此。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此一節書是公西華之言志也。當冉有既對之後。于是又問赤爾之志何如。赤對曰。禮樂之事。非敢曰我卽能之也。但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惟願于此而學之。如彼宗廟有祭祀之事。隣邦有會同之事。皆禮之所在也。赤則服禮服冠禮冠。願爲贊禮之小相焉。於時序其儀節。使君無失禮于宗廟。審其應對。使君無失禮于諸侯。是赤之志也。其言詞謙退。又如此。

點爾何如。鼓瑟希。鉦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此一節書是曾皙之言志也。三子之言既畢。於是問點。爾之志何如。蓋三子言志之時。點



正在鼓瑟至是方闕而餘音猶鏗爾可聽也。迨承孔子之問。乃舍瑟而作。進而對曰。點之爲志。與三子之所具不同也。孔子曰。志雖不同。庸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之所在。正不必同也。點乃曰。點之所志。原無需于異日。而正不外乎目前。卽如今莫春者。天地之氣甚和。足以適懷。單袷之服既成。足以適體。因而偕我同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八人。少長咸集。薄言出遊。或相浴于沂水之溫泉。或乘風于舞雩之高爽。乘興而往。適興而止。此唱彼和。相與歌咏而歸焉。是則點之志如此而已。他何慕焉。孔子乃有契于心。喟然而嘆曰。吾與點也。蓋喜其有民胞物與之象。果不同于三子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

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五節書是曾皙質三子之言志也。時三子既罄所懷。于是皆出。而唯曾皙獨後。乃問於孔子曰。適三子之所言者。其是非得失何如乎。孔子曰。三子之言。雖有不同。要不過各言其志之所存。固非誇大而無實也。點又問曰。三子既各言志。而夫子之獨哂。由何與。孔子曰。凡爲國者。必以禮爲先。而後上下不爭。各

安其分。而國可治。今由之言辭急遽。有失遜讓。是以哂之耳。點又問曰。冉求志在足民。其所治者。亦必一國之民也。豈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之小。而卽謂非邦也。與。孔子曰。國有大小。其爲邦則一也。安見百里者卽爲邦。而六七十五六十者。遂非先王分茅胙土之邦也。者。點又問曰。赤之志。雖在禮樂。而所願者。則不過小相。豈赤之所爲者。亦非邦也。與。孔子曰。宗廟以享親。會同以睦鄰。皆諸侯之事。赤

之志既在此。謂非諸侯而何。且赤之所云小相者。特自謙耳。倘以赤之嫻于禮樂而爲之。小亦孰能出於其右而爲之大乎。觀求與赤之所志。同是爲邦。則孔子之哂由者。可無再問而自明矣。要之聖賢之學。務因時處中。隨在各足。雖功蓋天壤。總無加于性分之外。原無所容其矜張也。所以才具雖足以用世。而尤必涵育于中和。觀聖人許點哂由其造就之方。不更悠然可見與。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入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孔門治心之實學也。爲學莫切於求仁。故顏淵以仁爲問。蓋欲得仁之本體而從事也。孔子曰。仁者心之全德。莫可名言。存乎人者。天理當然之則。謂之禮。人心私欲。

之累謂之己爲仁者。但能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卽此是仁。原無俟乎他求也。此理人所同具。但多習而不覺耳。果能于一日之間克己以復禮。則天下雖大。遂莫不翕然稱許其仁焉。其效之大而速者。蓋如此。夫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之爲克爲復。止盡其在我者而已。豈借資于外而由人乎哉。于時顏淵聞克復之訓。有會于心。而直問克復之目。蓋欲實用其力。而不復疑也。孔子曰。凡人欲心勝

者。應物之際。多不合于禮。必也制于未發之初。謹於將動之始。視必以禮。非禮則勿視。聽必以禮。非禮則勿聽。言必以禮。非禮則勿言。動必以禮。非禮則勿動。蓋視聽言動之非禮者。己也。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者。克己也。己克則禮復。而仁不在是乎。此所謂克己復禮爲仁也。顏淵一聞此言。自覺求仁之功。實有可據。乃直任之曰。回雖不敏。而夫子之教。則確可循也。請從事于心。務於視聽言動之間。自

克而自復焉。豈敢自諉以負夫子之教哉。要之爲己爲禮。卽人心道心之說也。苟隨時省察。則人心自去。道心自全。於以仁覆天下。亦何難之有哉。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此一章書是以省心爲仁也。昔仲弓問仁于孔子。孔子曰。仁存于心。不外敬恕二者而已。

凡人見大賓時。無不肅然起敬。至出門之頃。則易忽也。若心不敢肆。卽一出門而儼然尊貴在前。如大賓之是見焉。則無一時之敢忽可知也。人承大祭時。無不恪恭致敬。至使民之時。則易慢也。若心不敢放。卽是使民而宛然天祖式臨。如大祭之是承焉。則無一事之敢慢可知也。此敬之至也。又以見賓承祭之心。而體勘于人已之間。凡人以非理加諸我。是己所不欲也。己所不欲。而卽不以施于人。

此恕之至也。如是存心敬恕。則凡身之所處。或內或外。皆吾考証之地矣。若能外而上下相安。在邦無怨。內而宗族相悅。在家無怨。是無在非敬恕之徵驗。卽無在非敬恕之流通也。而寧不謂之仁乎。故仲弓直任之曰。雍雖不敏。而夫子之語。則確有所據也。請自盡其敬恕之功。以考無恕之效。敢不黽勉。以副明訓哉。要之仁存于心。有物蔽之。而卽昏。惟是時時體認。敬以立其體。而恕以達其用。此天

德之所以常存。而身世之所以咸善也。與。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

此一章書。見爲仁在于存心也。司馬牛。名犁。孔子弟子。問仁于孔子。孔子曰。仁之道。在於存心。心之存與不存。可於其言見之。惟仁者涵養既純。隨在緘默。凡啓口之際。若有所隱忍。而不敢輕發者焉。子欲爲仁。亦惟在乎謹言而已矣。乃司馬牛未達其故。復問曰。仁道

至大。當非緘默足以盡之。其言也。詡。卽此便可爲仁矣乎。孔子曰。詡言非易事也。人惟心之不存。故凡事率意而妄爲。而言則輕出而無忌。若仁者。心存不放。凡事皆熟思審處。而不敢苟且。慮始圖終。必敬必慎。是爲之如此其難也。彼爲之旣難。則雖欲輕出一言而不暇。多置一言而不敢。雖欲不詡可得乎。蓋司馬牛多言而躁。雖因其人而教誨之。而憂之言之。詡者。則心必存。心之存者。則理可得。此巧言者鮮仁。而吉人之辭恆寡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此一章書見君子無入而不自得也。昔司馬牛問君子於孔子。彼以君子爲成德之人。意必有所奇特。而不同于人者在也。孔子曰。君子心常舒泰。絕無繫累之私。縱憂懼之來。亦不能免。而君子之心。恆不見有可憂可懼者。

焉。欲爲君子。亦不憂不懼而可矣。司馬牛復問曰。君子之道。人所難能。豈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孔子曰。不憂不懼。未易言也。凡人涵養未純。識見未定。則禍福利害。皆足以累其心。故事未至而多慮。事既至而若驚。此憂懼之所以不能免也。若君子之心。光明正大。無愧無作。省于內者。無一毫之疚病。足以累其心。縱有意外之事。皆以理自信。而以命自安。夫何憂懼之有哉。此蓋脩己功深。造于

成德之域者。乃能如是。誠未可以易視也。按司馬牛之兄桓魋作亂。牛嘗憂懼。故孔子從而慰釋之。要之內省不疚。誠君子切實之學也。蓋君子嘗存敬畏。則其心皆天理。而無繫吝之私。然則兢兢業業。夫亦內省之實際與。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此一章書見人當修己以聽天也。昔司馬牛之兄桓魋爲亂於宋。而其弟子願子車者。又與之同惡。司馬牛憂其爲亂而將死也。曰。兄弟有手足之誼。若能相安相保。真天倫至樂之事也。乃人皆有兄弟之樂。而我獨無之。不亦大可憂者乎。子夏乃從而解慰之。曰。商也。嘗聞諸夫子之言矣。謂人之死生。皆有所稟之命。不可移易。富貴各有所主之天。不可強邀。凡人于所處之境。但當順受之而已。觀夫

子此言。可見兄弟之有無。皆天命也。憂何益焉。且吾人處世。亦當以君子爲法耳。君子知天命之所在。而順受之。惟盡其在我。而不爲外物之所搖。故其持身以敬。而無始終之或渝。待人以恭。而親疎厚薄之間。皆合于理。而得其當。以此恭敬于人。則人亦恭敬于我。由是而感化所及。卽四海之廣。皆我同胞之兄弟也。而又何患乎無兄弟耶。然則人之處世。特患不能自修耳。憂何益哉。蓋子夏寬牛之

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言。而要之恭敬有禮。乃處己待人不易之道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此一章書見。人心自有真明。不必驚乎高遠也。子張問曰。人情多變。物類甚紛。難於鑒別。非至明之人。不能窺其隱深也。必何如方謂之明乎。孔子恐其馳于遠而失之近。乃告之

子曰。人之蔽于遠者。由其蔽于近也。如譖人而直言。人過猶易窺測。惟譖而浸潤焉者。苟引曲喻。日積月累。一如水之浸物者然。則聽之者。必爲所惑而不覺其入矣。如愬冤而其詞稍緩。猶可揆度。惟愬而膚受焉者。形容痛楚。情詞迫切。殆如身受其禍者然。則聽之者。必爲所動而不及致詳矣。夫用機如是之深。設心如是之狡。皆人所不能察識者。若能燭其僞。辨其奸。而能不行焉。則是聰明獨湛。洞見

隱微是可謂之明也已矣。且不但謂之明而已也。有如是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能不行焉者。自非鑒識精明。超然萬物之上者。未易至此。豈非明之至而爲遠者乎。蓋人心本無不明。而惟至應物之際。則往往爲其所蔽。而不及覺。或恐爲其所蔽。而以意揣度。疑慮紛紜。是求明而愈不明矣。此致知格物。居敬窮理。爲求明切要之旨也。與。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此一章書見爲政者。有經有權。而總以信爲立國之要也。昔子貢問政于孔子。孔子曰。爲政者。凡以爲此民也。民以食爲天。必制其田里。薄其稅斂。則食足而民生以遂矣。民以兵爲衛。必爲克其行伍。時其訓練。則兵足而民生以安矣。然兵食旣足。而民心未孚。則民豈

可恃乎。必勤施教化。彰明禮義。使民皆尊君親上。而無詐無虞。則民信之矣。此乃政之大經。缺一不可也。子貢又問曰。三者兼全。誠美矣。倘不得已。于三者之中。姑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兵。蓋民旣足食。而且有信以固結之。則家自爲衛。人自爲守。雖無兵而國可保也。子貢又問曰。去兵已屬權宜。設不得已。于二者之中。又去其一。將以何者爲先乎。孔子曰。去食。夫民無食則死。原不可去。

但自古以來。人皆有死。必不能免。若信者。乃本心之德。而人之所以立于天地之間者也。使民而無信。則形雖存。而心已死。無以自立。民不立而國誰與立耶。可見爲政者。不可徒求之富強。而要必以信爲本。蓋爲上者。以實心教養其民。則爲民者。亦必以實心愛戴乎上。情誼聯屬。衆志成城。卽不言富強而富強在其中矣。三代以上。建國長久者。用此道也。不然。至強如秦。至富如隋。而國運如彼其促。

區區富強亦安足恃耶。此仲尼之門。三尺之童亦羞稱五霸之事也。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千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此一章書。一是救文勝之弊。一是救質勝之弊。皆維世之深心也。昔衛大夫名棘子成者。見周末以靡文相尚。而無忠實之心。乃立論曰。移風易俗之責。惟君子是賴。君子誠欲轉

移風化。但朴素誠實。不失本來之質足矣。何必虛文以相尚哉。子貢聞而正之曰。人皆逐末。而夫子之意獨在崇本。其所立論。誠君子維世之心也。但惜乎。意雖美而言未善。雖駟馬之速。亦不能追及其舌矣。蓋人之爲道。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有文不可無質。有質亦不可無文。文與質。可相有而不可相無也。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卽如虎豹之鞞。不猶夫犬羊之鞞耶。此夫子之

言爲未善也。夫文非質無以立，而質非文無以行。內外輕重原自較然。由棘子成之言，固已矯枉過正，而子貢之論，亦渾然而無所別。必如孔子文質彬彬之說，而後爲大中至正，萬世無弊之道也。又其說益人之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此一章書見足國莫先於足民也。哀公問於

孔子弟子有若曰：今者年歲饑荒，國用匱乏，將何策以濟其困乎？蓋哀公之意欲加賦以足用耳。有若對曰：國家之用，原取足于民。若取之有制，用之有經，則國用常足而無凶年之患。君欲足用，盍行我周徹法乎？公曰：徹者什一取民之制也。我魯自宣公稅畝以來，已十分取二。至今用猶不足，如何更行徹法乎？有若對曰：君民原屬一體，徹田之制，正通乎上下而爲之計也。如徹法行，則井地均而穀

祿平。取民有制。而民無暴征之虞。是百姓足矣。百姓既足。則輸將恐後。凡軍國之需。自無匱乏。是藏之田野者。非卽藏之府庫者乎。與君不足者。無有也。若徹法不行。井地不均。穀祿不平。取民無度。而民有貧窶之苦。是百姓不足矣。百姓不足。則正供維艱。豈有賦稅不前。而經費不缺者乎。是孰與君以足者乎。可見國用之足與不足。惟百姓與之。有國者。不當以足用爲念。而當以愛民爲心。蓋民猶子也。君猶父也。豈有子富而父獨貧者。誠知君民之一體。而後信藏富于民。損上益下之說之非迂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貴於誠與明也。子張問于孔子曰。得于心之謂德。而德何以崇。蔽于心之謂惑。而惑何以辨。此蓋欲求進于

高明也。孔子告以切己之功曰：德之欲崇也，必須先立其本，而加以培益之功。夫吾心之誠實真切者，忠信是也。要當常存于內，使爲主宰，而無一毫之虛僞，則其本立矣。然忠信而或有拘牽，則不合于義，而亦爲德之累也。故于義之所在，又須隨時遷徙，使合乎宜，則內外兼資，表裏交養，而德有不崇者乎？至于欲惑之辨，亦當知其所爲惑者，而惑自釋矣。如人之生死，皆有一定之命，非因乎人之愛

惡爲轉移也。有如愛是人，則欲其生，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生也。惡是人，則欲其死，究之徒有是欲，不能使之死也。况止此一人耳，忽而愛之，旣欲其生，忽而惡之，又欲其死。總此一念愛惡之私，變遷無常，直欲使造化生死之權，隨我轉移，豈非惑耶？誠一返心自思，則惑自辨矣。總而言之，君子修德，必本于存誠，而去蔽莫先于窮理。誠立則德日隆，理明則知自至，有志者亦惟加之意而已。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此一章書見爲政在于盡倫也。齊景公一日問爲政之道于孔子。孔子曰。爲政固自多端。而其要則在于盡倫。必爲君者。主治于上而止于仁。爲臣者。承事于下而止于敬。爲父者。作則于前而止于慈。爲子者。祇載于後而止于孝。斯大倫旣敦。而治理可由此而舉。君臣

父子。豈非人道之大綱。而爲政之根本。與。景公聞而歎曰。善哉。此言真切要之論也。信如君不盡君道。則不成其爲君。臣不盡臣道。則不成其爲臣。父不盡父道。則不成其爲父。子不盡子道。則不成其爲子。君臣父子。彝倫旣斁。則紀綱法度。亦文具耳。欲其長治久安。必不可得。即使倉廩充實。米粟豐盈。吾亦安得而享之耶。蓋景公失政。綱常倒置。啓亂召變。非一日矣。迨善孔子之言。而又不能用。卒之

亂之生也。果不出于君臣父子之間。信乎。爲政者。必以敦倫爲要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此一章書見服入貴于素養也。孔子曰。凡人各懷求勝之心。而訟成焉。訟則情僞多端。變詐百出。聽訟者。雖極力訊鞫。多不能得其情。而使之服。若不事繁詞推問。而止于片言之下。剖斷曲直。各得其宜。無不爽然輸服者。其惟仲由也。與。蓋仲由爲人。忠信明決。故足以

服人如此。是蓋非以言折直。以心折之也。門人因孔子之言。遂記之曰。子路平日未嘗以一言負人。有所應諾。卽急踐之。而不留宿。蓋有言必踐。是其忠信也。無宿諾。是其明決也。彼服入有素。故言出而人自服之。夫子之所以許由者。乃在平日。固不必于折獄之時。而亦不必有折獄之事也。然則觀入者。亦唯覘其素行。考其生平。而後可乎。否則漫然而許之。漫然而信之。鮮不失之輕忽矣。一字褒貶。

嚴于袞鉞。唯聖人能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此一章書。是言治貴崇本也。孔子曰。爲治者當圖其本。若徒治其末。非上理也。如民有爭訟。而爲上者審其是非。晰其情僞。吾亦可以及入也。必也正本清源。有所以感格于先。使民知恥向化。相率而歸于無訟乎。然此非有法以驅之也。蓋平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潛消默奪。若或使之耳。可見爲治者不貴有聽

訟之才。而貴乎無訟之可聽。此本之所以當崇。而不必徒治其末也。記曰。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尚書曰。刑期於無刑。民協于中。其斯之謂與。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本于誠也。子張問爲政之道于孔子。孔子曰。爲政之道。非可以苟且取效。而亦非可以虛僞成功。必所存所發。各盡其誠。而後治可成。蓋政之存于心者。謂之

居然求治非不甚切而不能始終如一者有之。故居之必欲無倦。如養民則必思何以遂其生。教民則必思何以復其性。一日百年無有間斷。自然經營圖度。用心精詳。而成效可。期矣。政之發於事者謂之行。然科條非不甚備而不能內外如一者有之。故行之必期以忠。如養民則必實使得所。教民則必實使成俗。良法美意不事虛文。自然設施措注實意流通而上理可臻矣。要之政本於心。總不外乎一誠而已。惟誠則始終無改。內外相符。而政寧有不善者乎。先儒謂有純王之心而後有純王之政。此卽無倦以忠之說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此一章書是孔子論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也。曰世之賴有君子而不樂有小人者。以其所存不同。因而所好亦異。其關於世道人心者非小也。如君子渾然成德。有美無惡。乃其所存也。故見人之美。是與己相合。自然不忍。

棄置。故誘掖之。由一事而推及事事。獎勵之。由已能而勉其未能。務成其美而後已。至見人之惡。是與己相背。自然不容滋蔓。故規戒之。不使其或萌。沮抑之。不令其或長。卽人之惡。或不能無。而君子則決不成之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見人之惡。喜其與己相合。則迎合容養以成之。見人之美。惡其與己相背。則忌刻詆毀而不成之。此正與君子相反也。可見用一君子。衆君子皆因之而成。豈有君子盈朝而天下弗治者乎。若用一小人。衆小人亦因之而成。豈有小人盈朝而天下弗亂者乎。拔茅連茹。則上下蒙休。黨惡濟凶。斯朝野受害。觀大易否泰剝復陰陽消長之間。而後知君子小人之進退。實治亂休戚所攸關。用人者。如之何。不慎之又慎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此一章書。是言正己爲正人之本也。季康子。

問爲政之道于孔子。孔子對曰。子欲知爲政之方。先須識政字之義。蓋政之爲言。紀綱整理。名分齊肅。所以正人之不正。而使之各歸于正也。然正人者。必先自正其身。子今爲政。不當責之于人。惟當求之于己。如欲人以正事君。則先自盡忠誠。以示爲臣之則。欲人以正守官。則先自盡職業。以立居官之準。作事可法。進退可度。言則守經據理。不涉詭隨。行則持廉秉公。毫無私曲。如是則標準旣立。模

範克端。凡在子之下者。孰不畏而愛之。則而象之。相率而歸于正哉。苟不置身于規矩準繩之中。則所以自治猶疎。雖驅之以法。迫之以威。不能強之使從。子欲爲政。亦惟本諸身焉可也。蓋康子之意。專在正人。孔子之意。務先正己。上者表也。下者影也。表正則影正。上行則下效。孟子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董仲舒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孔子此言。不獨告魯

大夫實治天下之要道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此一章書。是言弭盜者。貴清其源也。季康子患國中多盜。問于孔子。思所以止盜之方。孔子對曰。民之爲盜。起于一念之欲。貪財好利。而盜竊生焉。此不在乎嚴緝盜之法。而在乎清出政之原。蓋上者下之倡也。誠使子能清心勵節。不事貪欲。則廉恥風行。人知自守。雖

賞以誘之。使爲盜竊。而愧恥之心發于中。誠自不肖爲矣。尚何盜之爲患哉。蓋羞惡之心。人所同具。未有上以不貪爲寶。而下猶以寇攘爲事者。况上之人。誠能存此不欲之心。則誅求不擾。蠲恤有加。使民仰足以事。俯足以畜。安居樂業。永爲盛世太平之民。將見衣食足而禮義自興。豈但不爲盜而已乎。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此一章書是言爲政者當用德而不用刑也。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世俗澆薄。人多無道。若不加之刑威。無所畏懼。吾意欲剪除無道之人。庶幾懲一儆百。使人皆趨就于有道。何如。孔子對曰。操轉移化導之權者。子也。子今爲政。民所視效。志存于殺。固已失長入之本矣。烏能禁止其惡乎。且民性本善。爲上者以善導之。未有不趨于善者。特患子不欲善耳。

使子欲善之心。果能躬行實踐。真篤懇至。發見于政教之間。則民自然率從不變。而羣歸于善矣。所以然者。蓋君子之德。主于感人。猶之風也。小人之德。主于從入。猶之草也。草上加之以風。無不偃仆。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必然之理耳。何以殺爲。蓋康子之意。專在以刑齊民。孔子之意。專在以善率民。以刑齊民者。日求民善而民未必善。以善率民者。不求民善而民自無不善。下之應上。如



影之隨形。響之應聲。人主可不以躬行德教爲化民之本哉。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此一章書。是辨聞與達有誠僞之分也。子張平日專于務外。而無切實爲己之功。一日問於孔子曰。人既謂之士。常必有與天下感通之處。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逆知其未識達字之意。故先詰之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將以發其謬而正之也。子張對曰。人之名譽不彰。其行必多窒礙。吾之所謂達者。聲稱無聞。譽望獨隆。在邦在家。所至必聞。此子張忽于近裏著己之功。未免有才高意廣之失。而誤以聞爲達矣。孔子曰。如爾之言。是聞也。非達也。夫虛譽傳聞。使彼知我之謂聞。實德昭宣。

自我達彼之謂達。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其間誠僞之分。不可不辨也。夫達也者。以言其內。則質樸而無巧僞。正直而無私曲。以言其外。則秉經合乎義之常。達權盡乎義之變。其立心行己之實如此。然猶未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焉。人之顏色俱與我矣。又不敢以賢知先人。常思謙抑退讓。居人之下。以爲受善之地焉。其接物持躬之謹。又如此。此皆切實爲己。

初無爲名之心。然誠中形外。隨處感孚。其在邦也。則上得乎君。下得乎民。其在家也。則父母安其孝。兄弟悅其友。凡見于行者。自通達而無所窒礙焉。蓋所謂達者如此。若夫聞也者。不思務實而專務求名。其于仁也。本非實有。卻於聲音笑貌間。矯情飾之。及簡點其平日所行。則蹈履多愆。而行與仁違。此與質直而好義者異矣。且又自以爲是。無所忌憚。泰然居之。如實有此仁者然。此與觀察下人者。

異矣。此其人。事事反乎闇修。種種向外粉飾。欺世盜名。真偽莫辨。故其在邦也。動輒見稱。于朝廷州里焉。其在家也。動輒見稱于父兄宗族焉。究之虛譽日隆。實德日損。欺掩之情。必至敗露。其可與達同日語哉。要之聞達二者。其迹雖若相似。其行判然相反。一則作僞而從虛。一則存誠而務實。微之在學術趨向之間。顯之卽關世道人心之大。衡量人才者。尤宜致慎於斯。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此一章書。是言治心之學也。昔者孔子閒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焉。忽有觸于心。而問曰。德者。心之理。如何可以崇之。慝者。心之惡。如何可以修之。惑者。心之蔽。如何可以辨之。孔子曰。爾于遊息之時。而不忘治心之功。善哉。

爾之問乎。夫崇德固。有德分中當爲之事。若事未爲而先計其功。事方爲而遽圖其效。心之不專。德何由積。必也先其當爲。不計所得。純乎天理之正。毋間以人欲之私。則心志專一。德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德而何。惡之形於外者易見。而匿于心者難知。若責人也。重以周而責己也輕。以恕則吾心之惡。其爲藏匿也多矣。必也攻去在己之惡。痛加克治。不使少有寬假。而專于責己。無暇攻人之惡。則

自治誠切。毫髮無遺憾矣。非脩慝而何。人之感物而易動者。莫如忿。一朝之忿。不過起于細微。乃不能自制。遂至與人爭鬪。不知有身。不并不知有親。其禍大矣。以小忿而致大禍。豈非惑之甚者。誠能辨之於早。則心無所蔽。既能懲忿。惑於何生。非辨惑而何。要之吾心之干天理。必涵養操存以培其源。吾心之人欲。必省察克治以去其累。故德日起而大有功。疵累消而智益明。分之雖有三事。合之不外一

心善學者。體驗而無間焉可也。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一章書。是言仁知有相成之用也。樊遲一日以仁爲問。孔子曰。仁主于愛。必也親疎厚

薄。皆在怙冒之中。斯可謂仁矣。又以知問。孔子曰。智主于知。必也邪正賢否。無逃洞鑒之下。斯可謂智矣。樊遲一聞孔子之言。以爲仁無不愛。而智有分別。似乎智有妨于愛。故尚未達其旨。孔子曰。仁智雖有二用。其實只是一理。如立心正大。行事端方。此人之直者也。吾真知其爲直。則舉而用之。若立心邪曲。行事偏僻。此人之枉者也。吾真知其枉。則舍而錯之。將見甄別方行。而感化立效。平日邪枉

之人亦莫不翻然愧恥去惡從善而俱變爲直矣。是鼓舞之妙。卽在黜陟之中。道固有並行而不悖者。樊遲尚未曉。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故問之于師。又質之于友。遂退而見子夏。曰。鄉者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夫子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果何謂也。子夏聞其說而歎曰。富矣哉。夫子之言。所包者廣。蓋卽古帝王有天下者。選舉之事也。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得一臯陶。舉爲士師。

由是天下之人感發興起。咸化爲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湯有天下。選于衆人之中。得一伊尹。舉爲阿衡。由是天下之人鼓舞踴躍。咸化爲仁。不仁者若遠去而無迹矣。蓋選于衆而舉臯陶伊尹。此知人之智。所謂舉直錯諸枉也。不仁者皆化爲仁。卽愛人之仁。所謂能使枉者直也。分之若有異用。合之適以相成。子夏之言。發明孔子之旨。詳矣。要之仁乃天地之量。智如日月之明。日月徧照萬物。

而不出覆載之大。天地並育羣生。而必須照臨之功。仁智二者。信人君之全德。王道之大端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此一章書是言交友貴始終相成也。子貢問交友之道。孔子告之曰。友之輔德。凡有過相規。非徒博夫責善之名。必須發乎至誠。盡心告誡。然使過于激烈。則受之者難堪。又須心

平氣和。委曲開導。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精切簡當。而可深思。使吾之言婉而易入。則己意伸而聞之者無忤矣。若其蔽錮執迷。猶不見省。則當見幾知止。無徒以數見疏。而自取辱焉。非棄之也。所以全交道也。蓋友以義合。既盡其心。又全其義。交友之道。不過如此。雖然。天下忠直之言。往往逆耳而難聽。諛悅之詞。往往遜志而易入。聽言者亦當開誠求諫。和顏虛受。庶規誨切磋。相與有成。諍友之

爲益豈不大哉。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此一章書是曾子示人以取友之益也。曾子曰。凡人爲學。必先致知。致知之後。必須力行。二者皆于良友是賴。君子之于友。不徒會之也。或考詩書于古。而識聖賢之成法。或稽事物於今。而知理道之當然。以文會友。則疑義析而道益明矣。君子之會友。亦不徒爲虛文已也。有過則相規。有善則相勸。黽勉乎身心之要。砥礪乎倫常之大。以友輔仁。則取益深而德日進矣。君子得友之助如此。至若人主居天下之上。講學修德。尤爲要務。商宗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周成云。佛時仔肩。示我顯德行。其求助于臣下之心。先後一揆也。





